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子沉）　陸九齡（弟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勍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

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

山先生珙别有傳

吕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

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就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説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

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滑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

馬黨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滞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為陛下所遺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望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

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長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
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
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
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
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
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揆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
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

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
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
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
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
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
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
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殁郡人即

而祠之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頴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来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

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并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数百人餞别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

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

吾欲安静以還造化舊物閲三日卒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竒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吕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觧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数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数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数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

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況不屑就次子抗别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

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説久之用新博士學黄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説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隂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説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録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

寇劉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刼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

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内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来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

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

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皷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

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

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愧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

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屨滿

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茍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

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屛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

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闕市吏譏察而减民税商賈

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

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

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李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内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李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李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

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蒱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楼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揺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

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李宣行淮西收以實邊李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閒並邉歸正者振業之李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邉

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衛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戸而雜舊戸為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列附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曽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毁

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李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楼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

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李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歷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李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譙責愈急李宣爭之愈强臺諫交疏助之乃

攸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説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吕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

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録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强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絶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

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

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

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内外為一體内外一體則寛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説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

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宫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

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宫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内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

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説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

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

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

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

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

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焘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宫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宫都人懽悦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宫之日令

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

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

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鈇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

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内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黄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

勸佐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佐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

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令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

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佐冑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佐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佐冑懼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

人心一揺不可復制惟刼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刼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

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内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渡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

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内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為刼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戍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

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别頭省

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熈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
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
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
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
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
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
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
為資善堂説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

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

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華及吕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説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隂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大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壊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揺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捄又曰陛下恥名相

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恐與同列曽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敎授廣德軍丁

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所删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觧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録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祕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宫幼學上封

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凡者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

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寛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説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樁大

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
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具極歸之
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冑方用事指正人為偽
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
陛辭言令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
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
此耶侂冑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
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

起知黄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冑以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幼學為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

人兼侍講故事閤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佐冑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闥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棲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数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内外制皆温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兾除知臨安府兾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兾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状詔必出褒

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巽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寛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户産髙下均賣者曰産鹽以交昜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為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髙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恐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宫召權兵部尚書

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横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學卧不設榻幾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書曰使

吳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為旣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為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為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厓砦將王壎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壎于法又胥絓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

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廩數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為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踦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即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無奪於邪說以救蠹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

斵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以為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風雨為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雲川水患之滲禁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絶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秦邸

殁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録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為書以别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理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

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至四百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子寅　宏　寧

范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為虞部員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

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録未經删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録召冲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冲父祖禹元祐中甞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

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冲與朱震專講冲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兹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

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為時正人廼祖發議嘉祐之初廼父納忠元祐之際數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冲震可備訓導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冲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

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録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録别為一書名辨誣録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冲撫育之為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勲員外郎震稱

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㬎入為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立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㫖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為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

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祕書
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為贊讀
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
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顧寢新命從之轉給
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
以為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
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
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

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奬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

趙涣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
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
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
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漑漑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
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
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
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

采漢魏吴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益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葢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

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觀為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

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内艱移江東父没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禄萬鍾将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葢将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吴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虗懷訪問闡發獨智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藴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

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按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揺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論奏慍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徳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

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去就

必有陳論懐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

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玨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玨為綱遊說玨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

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為郎在城

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偏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黄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郵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寛隐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内為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宫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為善益新厥德使信

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

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㑹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茍劉肆逆貪坐茍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左相吕頥浩特令校正黄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

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

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徼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

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

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葢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

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逺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逺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

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
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
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
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
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
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
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宫安國謂先聖手所

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

以移其心别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㮚薦召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偽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為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

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廵淮海偷安歲月敵入關陜漫不捍禦盜賊横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追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耻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茍已未有乘衰微闕絶之後固陋以為榮茍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

禍者也黄潛善與汪伯彦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
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
㑹不思宗廟則草莽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中華
戎馬生之潛善伯彦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
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聖之策因循遠
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孚號令不行
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
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難恃雖欲羈

栖山海恐非為自全之計願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廵狩東南出於侥倖之心而不慮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决意講武戎衣臨陣按行淮襄収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彊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

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彊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絶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戢大憝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

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虚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茍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顔泛受内惡切直者虚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虚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虚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寛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茍以欺之者虚文也若夫保宗廟陵

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

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翠華播遷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

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羣賊北連懐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况陛下身為子弟欲北向而有為將見舉四海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耻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絶哉疏入宰相吕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内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邉陲治軍

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屛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讐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茍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

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刼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

天下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為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奬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

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旣與浚異
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
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
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
是姤忌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
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
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
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

讐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

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為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

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

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悦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宫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刼於讎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宫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

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還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

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寛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絶也中原士民没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

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内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没二聖遠棲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

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

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閌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

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閤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茍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

意欲用之宏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為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寧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

路安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
旨以羽翼其書云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